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爱在现在时>>

图书基本信息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爱在现在时>>

内容概要

他叫连纳德，是个长着乱蓬蓬头发的小男孩。
瘦弱、穷而且孤单，但他总是一副快乐小天使的模样。
5岁时，妈妈失踪了，他像个勇敢的男子汉，没有悲伤和哭泣，相反，带着体谅说，妈妈是因为爱他才离开的。
他说，烛火、雨声，还有小鸟，都是妈妈的化身。
当风停雨住、米切吹灭蜡烛、小鸟儿远走高飞以后，妈妈依然对他不离不弃。
没有朋友的他有两只大鹦鹉，一只温顺，一只刁蛮，他跟它们快活地聊天。
没有妈妈照片的他，深深记下了妈妈甜美的脸，甜美的爱，以及妈妈哄他睡觉时唱的歌。
他为水里遇难的狗担心，为朋友没有得到爱难过，为自己有妈妈在天之灵的庇护开心。
上学了，大孩子欺负他、打他，连纳德学会了隐忍，只是多了迷惘和忧伤。
18岁生日前夜，他背着滑翔机走下悬崖，奔向大海，向着梦想展翅高飞，意料中的事故使他坠到了岩石上……

作者简介

凯瑟琳·瑞恩·海德，美国著名畅销书作家，至今已出版16部作品。
其中《把爱传下去》改编成电影后横扫奥斯卡8项大奖。
《爱在现在时》荣登英国泰晤士报畅销书榜，首月热销20多万本，并于2007年被英国理查德和朱迪读书俱乐部评为年度最佳选书。
《第二颗心》于2010年被美国图书馆协会选为青少年优良读物。
《第二颗心》、《爱在现在时》、《Electric God》及《Chasing Windmills》等电影都已筹备拍摄中。
她的小说曾荣获雷蒙德·卡佛小说奖、托拜厄斯·沃尔夫奖、欧·亨利奖和小推车奖，被三次提名美国最佳小说奖。
海德是“把爱传下去基金会”的创办人与董事，也是专业演讲家，曾在美国教育研讨会和康奈尔大学演讲，并受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接见。

书籍目录

珠儿13岁：直面死亡米切25岁：楼上打来的电话连纳德17岁：照片、姓氏、父亲米切37岁：一身行装的连纳德珠儿17岁：难得安宁连纳德5岁：晃晃荡荡的狗珠儿18岁：值得一提的事米切

章节摘录

米切25岁：楼上打来的电话　　一大早，我的情绪就特别恶劣。
我横身在该死的大街上，想拦下联邦快递的卡车，因为我那些“忠心耿耿”的所谓员工忘了为我联系皮卡。
我站在该死的马路中间双臂乱舞，像个十足的傻瓜。
我不知道快递小子是真的没发现我，还是故意对我视而不见。
他们东来的不停，西去的不理，一辆接一辆地驱车避开我，在我的眼前呼啸而过。
我狐狸没逮着，枉沾一身腥。
得打发一个人，我必须杀鸡儆猴。
松松垮垮的，成何体统。
我想，人人能用，朋友不能用，因为你拉不开面皮整他们。
开个家庭作坊式的行当，他们不会当真。
他们的工作态度就是闹着玩。
可我不这样想。
这时我听到一声稚嫩的吆喝。
“你好，下面的！
”我四处瞟了瞟。
神神道道的，干什么呀这是！
如果这是我的人在开玩笑，我可一点都不欣赏。
没那心思。
“我在上面呢！
”那个声音又嚷嚷道。
“谁？
”我问道。
“是我，连纳德。
”　　“哪个连纳德？
”　　“楼上面的连纳德。
”　　我将目光投向下一栋楼房二楼的窗户，那里站着一个小家伙，正在向我招手。
他可能误以为我在向他挥手，所以跟着招手致意。
我不忍心告诉他，他这是自作多情。
不过这么一搅和，我胸口郁积的怒火却烟消云散了，尽管我需要拿出一副凶巴巴的面孔。
我走过去，在他窗口下面的草地上停下脚步。
“上面的，你好呀！
”我喊道。
“你好，楼下的！
”他回应道。
他长有一张亚洲人的面孔。
讲到种族遗传特征，有点大杂烩的味道。
他裂开一张小嘴，笑着，露出参差不齐的门牙。
他那一头黑漆漆的短发，一撮一绺支楞着，乱蓬蓬地像一丛禾草；有些地方油亮亮的，像是被水抿过，可惜这些头发不肯服服帖帖地呆在原来的地方。
我极力回顾着适才的狼狈样子，想找出弄得我灰头土脸的罪魁祸首，因为我不想就此罢休。
“名叫连纳德，姓呢？
”我问道。
“就一个连纳德，我没姓。
”　　我想他在跟我闹着玩，不过这玩笑开得很有趣儿，远比我准备在自家屋里上演的那一出轻

松诙谐得多。
“哈，连个姓都没有吗？
就一个连纳德？
”　　“是呀！
”他戴着一副瓶底一般的黑框宽边眼镜，一颗头从窗户中探出老长，眼镜架在鼻梁上的样子岌岌可危，随时都有可能掉到我脚下的草地上。
　　“你的眼镜要掉下来了！
”我叫道。
　　“不会的。
看！
”他扭头向天，将后脑门子拧到我这一边。
一条宽宽的塑料带子，绕圈儿系住了他的镜架。
　　“真酷！
”我脱口夸赞了一句。
　　“是很酷，”连纳德说，“我知道！
”　　我折回家里的时候，一进门就看见凯希尔握着我的私人专线电话，正在跟人通话。
“你的电话，道克！
”他带着一脸的嘻笑，对我说。
　　“别说是谁打来的，让我猜一猜。
是一个小孩！
”　　“猜对了，道克。
”他说。
看到我了解情况，他如释重负。
　　我从他的手中接过话筒。
“连纳德，”我将听筒架到肩膀上，说道。
　　“嘿，米切，电话真的能打！
”　　“干得漂亮，连纳德。
”我坐到计算机前面，着手处理眼前的工作任务。
我扫视着一家房产公司网站恍若乱麻一般的网页代码，查找客户投诉的死链接问题。
这些东西在格拉夫眼里无关紧要，他也懒得梳理出一点头绪。
　　“我们说些什么好呢？
”他问道。
　　“我不知道。
你跟陌生人通话时，通常会说些什么？
”　　“我也不清楚。
”他说，“乱侃一通。
”　　我训人的心思这会儿可真的土崩瓦解了。
“好吧。
跟我乱侃一通吧！
”　　这小家伙真是话匣子，一口气唠叨了将近1个小时。
东拉西扯什么都说。
他讲了在洛杉矶过的颠沛流离的生活，讲了借用别人家忘了拔掉钥匙的汽车之类的轶事。
那阵子他年仅5岁。
他还讲到一位叫做罗塔丽莎的女人。
他原以为她就是自己的祖母，可后来发现他根本就没有祖母；讲到他们曾经到监狱里探望过罗塔丽莎。
他说，他没够月份就降生了，是个早产儿。

他妈妈叫珠儿，是她带他离开洛杉矶的，她说这里安全点。
他说自己没有姓氏。
他的大把大把的时间都耗在诊所里了。
他说他们那儿窗明几净，因为他妈妈喜欢整洁，房主莫罗尔夫人特别喜欢珠儿的做派，不过时下珠儿去另一户人家打扫房子去了。
莫罗尔夫人本来应该每隔几分钟就过来查看一下他的。
但她一有空就躺在电视机前，迷迷糊糊地连自己都管不了，更别提管他了。
他说，等他长大了，他要养一只大狗，跟每天早晨6点钟在街上蹓跶的那只一模一样。
他问我是不是也看见过那条狗。
“6点呀？
”我说，“6点钟的时候，我还在睡大觉呢！
”他一听，笑了起来。
接下来，他还讲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。
我挂断电话，发现凯希尔怔怔地望着我。
“你嘀咕些什么呀？
”　“哦，邻家小孩。
”　“邻家有个小孩吗？
”　“我原先也不知道。
”　“他怎么知道你的私人电话号码的？
”　“我刚才告诉他的。
我们俩在他家窗户下面聊过天。
我念一个数字，他拨一个号，然后我告诉了他重拨的方法。
”　凯希尔瞪了我足足1分钟。
他比我还年轻，而我当时也不过25岁。
他理着个两侧边剃得光溜溜、头顶长发披拂的发型。
那天早上，他的牛舌头发梢都垂到后脖颈上去了，看上去着实不阳光。
“为什么？
”他问道。
“他妈的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，凯希尔。
为什么不聊呢？
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那儿，尽拨乱七八糟的电话。
跟生人讲，还不如跟我讲。
”　在凯希尔看来，我想法离奇，行为怪诞，诸如此类的细节性问题他司空见惯了。
看得出来，我刚才的所作所为已被当作一条新的罪状记入我的怪诞录了。
那天晚上10点钟，一阵电话铃声将我从梦中惊醒。
通常情况下，我不会这么早就上床睡觉，这天晚上我早睡了两个小时。
事情的来龙去脉，说来话长了，　打电话的人是谁，我最先想到的是芭比。
此刻，我也正想听听她的声音。
不过，也有可能是连纳德。
如果真是他的话，他这一天里第五次给我打电话了。
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小姑娘的声音，当然不是连纳德那样的小孩子，但非常年轻，听声音才十多岁。
“你是谁？
”她说。
“不，”我说，“不，这听上去不太合理。
是您给我打的电话，您得先告诉我您是谁。
”我讨厌这种通话方式，不合电话交流礼仪。
“为什么我的儿子一再拨打这个电话？

我按了重拨键，想查看一下他究竟跟谁通电话。
见鬼，你是谁？
”　　“我住在您的隔壁。
”我说。
我的口气不由自主地软了一点。
这是小男孩有位母老虎一般的监护人的确切证明。
我坦言相告：“如果此刻您就在后面那间房子里，我一拉开窗帘，我们就能相互瞧见。
”我住在阁楼里，因为下面一整层转成商用房了。
　　“他干吗给你打电话？
”　　“因为我给他留了这个号码。
要不他会一个劲儿地给陌生人打电话。
”　　“他给你打电话跟陌生人有什么两样？
”她说，“对我来说，你就是个十足的陌生人。
”她的语气并没有因我的解释，稍微变得温厚一点。
　　“我叫米切。
”我说，“有时候人们也叫我道克。
”　　“什么？
你是大夫吗？
”（英语中，“道克”是医生的简称。
）　　“不是。
闹着玩的名号。
我的姓名缩写跟医学博士相同。
”电话那头沉默着，对方一言不发。
“这是一个玩笑。
”　　“我不懂。
”　　我在床上欠起身子，想拨开窗帘，却因动作幅度过大，差点从床上掉了下来。
我最终还是将窗帘卷了起来。
我想看看她，听声音她太年轻了，十五六岁的样子。
或许她只是一位童音妇女。
我想查探清楚跟我通话的人长什么样儿。
可对面一袭白色窗帘捂得严严实实，明晃晃的灯光照得窗帘通体雪亮。
“您知道，”我说，“您的女房东……您外出期间托她照看孩子，您以为她会尽职尽责地看吗？
我倒是知道得清清楚楚，她根本不管孩子。
”　　我静候了好长时间，但电话那头的人三缄其口。
最后传过来的，是一声轻响。
也许是一声幽幽叹息，也许是她在轻声啜泣，我分辨不清。
　　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”她说，“我必须外出干活。
”　　“您叫什么名字？
”连纳德告诉过我她的名字，可我记不起来了。
　　芭比总是说，我天生就是个捡弃拾遗的料。
可芭比不在那儿。
我备受孤独煎熬之时，芭比何曾陪伴过我。
当时她要是在场的话，我会诚心请她光顾得频繁一些。
有她在，我也不至于孤独无聊。
可她从来都是置若罔闻，不屑于听我的哀求，问题就出在这儿。

“珠儿。
”　　“姓什么？
”　　“姓什么无关紧要！
叫我珠儿就好了。
”　　“你出门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把孩子留给我们照看？
”　　“呵，当然，留给你。
好极了。
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恋幼狂？
”　　“因为……我不是。
”　　“答得好，”她说，“你当政客再合适不过了。
”　　“你看，我可不是独居之人，”我说，“我们这儿至少有4个人。
全天候的！
我们在这儿工作，做软件开发网页设计之类的事。
他不会跟任何人独处的。
在这儿，他会更加安全一些，相信我！
他住在那儿，迟早有一天会从窗户上掉下来。
”　　我等她回答我，等了很久。
我想她在权衡在琢磨我的话。
我丝毫没有察觉到她挂断电话。
直到电话中传出拨号音，我才意识到她就这样悄没声息地离开了。
　　次日9点20分，有人敲响了我的房门。
其时，我们大家正在埋头苦干。
不，不是大家，只是哈纳、凯希尔和我，格拉夫还没进入角色，他整日游手好闲！
　　格拉夫在10点前上过班？
这家伙，真该炒鱿鱼了。
可惜他不是搅黄联邦快递事务的人，这窝囊事儿的罪魁祸首是哈纳。
可我实在不忍心炒她，因为在她的心目中，我就是她的太阳。
炒了她，她就要与阳光灿烂的日子永别了。
　　“进来。
”我屁股没抬，随口应承了一句。
但没人推门而入。
“进来！
”我提高嗓门儿，又应了一次门。
我们的一应客户——也就是愿意屈尊驾临的那几个人——进我们的房子都是轻车熟路，知道如何从门缝里挤进来。
我当时可有点来气了。
真见鬼，这班杀才！
有朝一日，我要用绳子把这群吸血鬼吊起来，或者干脆拿把枪对准他们的头，让他们用心听听我的意见和看法，换个样子做人。
到那个时候，看看他们还能说什么！
　　我愤然离开自己的座位，奔过去打开房门，怒火直冒。
　　我门前的踏布上，站着一个小女孩。
看起来，她的年龄16岁左右，说15岁也像，说18岁也像。
她的体貌特征，完全一个亚洲人，不过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黑人血统。
她的眼睛深邃甜美，眼眸子黑黑亮亮的。
她长得很美，美得光焰四射。
她的一只手上，牵着无拘无束的连纳德。

我暗想，眼前的这个女孩不可能是连纳德的妈妈。
不可能。
除非她12岁就有了他，哪有这种事？
“珠儿吗？
”我探问道。
“连纳德今天可以待在你们这儿，只是暂时的。
我还得再想办法。
”　　她从我的身边跨过去，上上下下打量起我的房间。
哈纳和凯希尔离开座位，排成一字队站着，就像接受领导检阅似的。
他们这是向珠儿致礼。
我挨个儿介绍了他俩，但珠儿既没表露可以握一下手，也没表示其他的见面礼仪。
她只是仰望了一眼，似乎在审查他们的为人。
珠儿长得娇小玲珑。
这期间，凯希尔用那种目光扫了我一眼——他又可以在我的怪诞录上记一笔了。
我将连纳德介绍给我的另两位同僚：凯希尔所谓的美洲鸟，两只体态肥硕的大鹦鹉：一只是灿若桃花的马六甲种儿，另一只颜色纯白，我给它们分别冠名曰佩波斯、赞克尔。
我耐心细致地向连纳德介绍这两只鸟的个性特征，告诉他赞克尔是个老好人，至于佩波斯嘛，那是躲得越远越好。
最后我还做了总结，让他死死记住鸟的颜色：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白好红坏。
“为什么说它坏？
”他想打破沙锅问到底。
“它咬人。
”我说。
“咬得疼吗？
”　　“疼死了！
它的长嘴巴能一口啄开一枚核桃。
”他好像还是无动于衷，“知道核桃什么样儿吗？
”　　“跟花生一样吧？
”　　“不，核桃硬多了。
它能一口叼走你的手指头。
”　　“哇！
”他叫了一声。
我拿开鸟笼盖，把赞克尔放了出来。
这家伙急切地跳到连纳德的头上，为他梳理起荒草一般蓬乱的头发来。
小家伙乐不可支，尖着嗓子大叫起来，我们原先死气沉沉的房间里，登时爆笑之声不绝于耳。
“很好，”珠儿说，“他可以留在这儿。
我决定让他留在这儿。
”　　她迎门而去。
凯希尔一脸蔑视，看了我一眼，目光中满含讥刺的味道：谢谢万能的主，我们终于检阅完毕了！
她是个粗鲁的女孩子，不懂社交礼仪，这一点不容辩驳。
“连纳德，”她说，“呼吸器带了吗？
”　　“这儿呢！
”他边拍打衬衣口袋边说。
他的肩头高高耸起，仿佛要用稚嫩的肩膀，将他那栖息着一只大鸟的头颅包藏起来。
我逮住赞克尔，把它放回鸟笼里。
珠儿在门口站住，扭头看着我。
她是那么纤弱，娟秀，清丽动人。

“道克先生，”她说，“谢谢你！
这样安排太好了！
”　　在我回过神儿，领悟她的语意，并流露出一脸的惊讶之前，她已经翩然离去了。
　　连纳德不长记性。
还没待上10分钟，他就将小手伸进那只霸王鸟的笼子里，被狠狠地啄了一口。
当时我在厨房里，正准备煮第三壶咖啡。
尖叫声一下子惊动了大家，连正颠儿颠儿地准备干点活儿的格拉夫，都闻声跑了过去。
　　连纳德将受伤的小手指举起来，让我查看。
所幸还没骨折，事实上连皮肤都没有撕裂。
但出现了一块红斑，十分显眼。
　　“给他拿点冰来，”我吩咐哈纳。
佩波斯这回嘴下留情，只不过给了这个愣头小子一点小教训，算是仁至义尽了。
　　“还记得我怎么跟你说佩波斯的吗？
”我一面批评他，一面用哈纳递来的纸巾拭去他眼角的泪，并在他的红肿处敷上冰块。
小家伙龇牙咧嘴的。
　　“记得。
你说它会像啄碎核桃皮儿一样啄破我。
”　　“对了！
玫瑰色的那只！
”　　“玫瑰色是什么色？
”　　“粉红色。
”　　“噢，”他说，“我明白了。
”　　他还是个小屁孩，只有5岁。
他发誓说，他能把这两只鸟区分得一清二楚。
但我相信，从鸟的名字到各自的体貌特点、品行，他其实都是一塌糊涂的。
　　我原先没考虑到，虽然佩戴了一副厚重的眼镜，以他的视力，根本看不清楚两只鸟之间的差别。
　　……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故事讲述超越时空、人性弱点的爱，作者功力又更上一层楼了……海德擅长创造感情丰沛、充满理想的故事，虽然本书不如《把爱传下去》那般尖锐，但这个故事，绝对不负前者的美名。
——《出版人周刊》 作者海德再次成功出击，用三个人生交错的角色，写出令人心碎，却又充满希望的故事。
作为杰出又能洞悉人心的小说家，海德笔下的人物有血有肉，对白动人心弦，一个字都不能错过。
——《AudioFile》 “海德擅长描写人性情感……故事动人心弦，情节铺陈到动人高潮之时，她还灵巧地引领读者心情随之起伏。
她是敏锐又仁慈的作家。
” ——《密尔瓦基前哨报》 “关于爱的力量的美妙故事。
” ——《圣路易邮报》 “如果你喜欢《把爱传下去》、《手札情缘》、《在天堂遇见的五个人》，这本书就会让你爱不释手。
” ——《今日美国》

编辑推荐

人人都说他被遗弃了，但他始终深信 爱不曾离去　　《把爱传下去》作者又一力作　　令美国前总统动情落泪，曾在白宫接见作者　　一个关于成长和寻爱的感人故事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